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

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，鳳姐病也比先減了，雖未大愈，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，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。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。因用上等人參二兩，王夫人取時，翻尋了半日，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。王夫人看了嫌不好，命再找去，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。王夫人焦躁道：「用不著偏有，但用著了，再找不著。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，都歸攏一處，你們白不聽，就隨手混攪。」彩雲道：「想是沒了，就只有這個。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沒有的話。你再細找找。」彩雲只得又去找尋，拿了幾包藥材來說：「我們不認的這個，請太太自看。除了這個沒有了。」王夫人打開看時，也都忘了，不知都是什麼，並沒有一支人參，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。鳳姐來說：「也只有些參膏蘆鬚。雖有幾根，也不是上好的，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。」王夫人聽了，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。說因上次沒了，纔往這裡來尋，早已用完了。」王夫人沒法，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。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，竟還有一大包，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，遂秤了二兩給王夫人。王夫人出來，交給周瑞家的拿去，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；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，命醫生認了，各包號上。

一時，周瑞家的又拿進來，說：「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。但那一包人參，固然是上好的，只是年代太陳。這東西比別的卻不同，憑是怎麼好的，只過一百年後，就自己成了灰了。如今這個雖未成灰，然已成了糟朽爛木，也沒有力量的了。請太太收了這個，倒不拘粗細，多少再換些新的纔好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低頭不語，半日纔說：「這可沒法了，只好去買二兩來罷。」也無心看那些，只命：「都收了罷。」因問周瑞家的：「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，揀好的換二兩來。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，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，不必多說。」

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，寶釵因在坐，乃笑道：「姨娘且住。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。雖有全枝，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，鑲嵌上蘆泡鬚枝，攪勻了好賣，看不得粗細。我們鋪子裡常和行裡交易，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，哥哥去託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，不妨僑們多使幾兩銀子，到底得了好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倒是你明白。但只還得你親自走一趟，纔能明白。」

於是寶釵去了半日，回來說：「已遣人去，趕晚就有回信。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。」王夫人自是喜悅，因說道：「『賣油的娘子水梳頭。』自來家裡有的，給人多少；這會子輪到自己用，反倒各處尋去。」說畢，長歎。寶釵笑道：「這東西雖然值錢，總不過是藥，原該濟眾散人纔是。僑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，得了這個，就珍藏密斂的。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你這話也是。」一時寶釵去後，因見無別人在室，遂喚周瑞家的，問：「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，可得下落？」

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商議停妥，一字不隱，遂回明王夫人。王夫人吃了一驚。想到司棋係迎春丫頭，乃係那邊的人，只得令人去回邢氏。周瑞家的回道：「前日那邊太太噴著王善保家的多事，打了幾個嘴巴子，如今他也裝病在家，不肯出頭了。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，自己打了嘴，他只好裝個忘了，日久平服了再說。如今我們過去回時，恐怕又多心，倒像僑們多事似的。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，一並連贓證與那邊太太瞧了，不過打一頓配了人，再指個丫頭來，豈不省事？如今白告訴去，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，又說：『既這樣，你太太就該料理，又來說什麼呢？』豈不倒耽擱了？倘或那丫頭瞅空兒尋了死，反不好了。如今看了兩三天，都有些偷懶，倘一時不到，豈不倒弄出事來？」王夫人想了一想，說：「這也倒是。快辦了這一件，再辦僑們家的那些妖精。」

周瑞家的聽說，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，先到迎春房裡回明迎春。迎春聽了，含淚似有不捨之意。因前夜之事，丫頭們悄悄說了原故，雖數年之情難捨，但事關風化，亦無可如何了。那司棋也曾求了迎春，實指望能救，只是迎春語言遲慢，耳軟心活，是不能作主的。司棋見了這般，知不能免，因跪著哭道：「姑娘好狠心！哄了我這兩日，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？」周瑞家的說道：「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？便留下，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。依我們的好話，快快收了這樣子，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，大家體面些。」

迎春手裡拿著一本書正看呢，聽了這話，書也不看，話也不答，只管扭著身子，呆呆的坐著。周瑞家的又催道：「這麼大女孩兒，自己作的還不知道，把姑娘都帶的不好了，你還敢緊著纏磨他！」迎春聽了，方發話道：「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，怎麼說去就去了？自然不止你兩個，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呢。依我說，將來總有一散，不如各人去罷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。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，你放心罷。」

司棋無法，只得含淚給迎春磕頭，和眾人告別。又向迎春耳邊說：「好歹打聽我受罪，替我說個情兒，就是主僕一場！」迎春亦含淚答應「放心。」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。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著。走了沒幾步，只見後頭繡襦起來，一面也擦著淚，一面遞給司棋一個絹包，說：「這是姑娘給你的。主僕一場，如今一旦分離，這個給你做個念心兒罷。」司棋接了，不覺更哭起來了，又和繡襦哭了一回。周瑞家的不耐煩，只管催促，二人只得散了。司棋因又哭告道：「孀子大娘們，好歹略徇個情兒；如今且歇一歇，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，也是這幾年我們相好一場。」

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，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；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，如今那裡有工夫聽他的話？因冷笑道：「我勸你去罷，別拉拉扯扯的了！我們還有正經事呢。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？辭他們做什麼？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，難道算了不成？依我說，快去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總不住腳，直帶著出後角門去。司棋無奈，又不敢再說，只得跟著出來。

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，一見帶了司棋出去，又見後面人抱著許多東西，料著此去再不能來了，因聽見上夜的事，並晴雯的病也因那日加重，細問晴雯，又不說是為何。今見司棋亦走，不覺如喪魂魄，因忙攔住，問道：「那裡去？」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為，又恐嘮叨誤事，因笑道：「不干你事，快念書去罷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姐姐們且站一站，我有道理。」周瑞家的便道：「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，又有什麼道理？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，管不得許多。」

司棋見了寶玉，因拉住哭道：「他們做不得主，好歹求求太太去！」寶玉不禁也傷心，含淚說道：「我不知你做了什麼大事。晴雯也氣病著，如今你又要去了，這卻怎麼著好！」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：「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，要不聽說，我就打得你了。別想往日有姑娘護著，任你們作耗！越說著，還不好生走。一個小爺見了面，也拉拉扯扯的，什麼意思？」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，拉著司棋，便出去了。

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，恨的只瞪著他們。看走遠了，方指著恨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！怎麼這些人，只一嫁了漢子，染了男人的氣味，就這樣混賬起來，比男人更可殺了！」守園門的婆子聽了，也不禁好笑起來，因問道：「這樣說，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，女人個個是壞的了？」寶玉發狠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幾個老婆子走來，忙說道：「你們小心，傳齊了伺候著。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。」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，在這裡等著，領出他妹子去。因又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今日天睜了眼，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，大家清淨些。」

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，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，早飛也似的趕了去，所以後來趁願之話竟未聽見。寶玉及到了怡紅院，只見一群人在那裡。王夫人在屋裡坐著，一臉怒色，見寶玉也不理。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，如今現打炕上拉下來，蓬頭垢面的，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。王夫人吩咐：「把他貼身的衣服撈出去，餘者留下，給好的丫頭們穿。」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。原來王夫人惟怕丫頭們教壞了寶玉，乃從襲人起，以至於極小的粗活小丫頭們，個個親自看了一遍。因問：「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？」本人不敢答言。老嫗嫗指道：「這一個蕙香，又叫做四兒的，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。」

王夫人細看了一看，雖比不上晴雯一半，卻有幾分水秀，視其行止，聰明皆露在外面，且也打扮的不同。王夫人冷笑道：「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！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，一一這可是你說的？打量我隔的遠，都不知道呢！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，我

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。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，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？」

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著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話，不禁紅了臉，低頭垂淚。王夫人即命：「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。」又問：「那芳官呢？」芳官只得過來。王夫人道：「唱戲的女孩子，自然更是狐狸精了！上次放你們，你們又不願去，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；你就成精鼓搗起來，調唆寶玉，無所不為！」芳官等辯道：「並不敢調唆什麼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還強嘴！你連你乾娘都壓倒了，豈止別人！」因喝命：「喚他乾娘來領去！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。他的東西，一概給他。」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們，一概不許留在園裡，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，自行聘嫁。」一語傳出，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，都約齊給王夫人磕頭領去。

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檢寶玉之物。凡略有眼生之物，一並命收捲起來，拿到自己房裡去了。因說：「這纔乾淨，省得旁人口舌。」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：「你們小心！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，我一概不饒！因叫人查看了，今年不宜遷挪，暫且挨過今年，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。」說畢，茶也不吃，遂帶領眾人又往別處去查人。

暫且說不到後文，如今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，無甚大事，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。所責之事，皆係平日私語，一字不爽，料必不能挽回的。雖心下恨不能一死，但王夫人盛怒之際，自不敢多言。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，王夫人命：「回去好生念念那書！仔細明兒問你，纔已發下狠了。」

寶玉聽如此說纔回來，一路打算：「誰這樣犯舌？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，如何就都說著了？……」一面想，一面進來，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。且去了第一等的人，豈不傷心？便倒在床上大哭起來。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，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，乃勸道：「哭也不中用。你起來，我告訴你：晴雯已經好了，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。你果然捨不得他，等太太氣消了，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。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閒言，在氣頭上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天大罪！」襲人道：「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，未免輕狂些。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似的人，心裡是不能安靜的，所以很嫌他。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。」寶玉道：「美人似的，心裡就不安靜麼？你那裡知道，古來美人安靜的多著呢！——這也罷了，俗們私自玩話，怎麼也知道了？又沒外人走風，這可奇怪了！」襲人道：「你有什麼忌諱的？一時高興，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。我也曾使過眼色，也曾遞過暗號，被那人知道了，你還不覺。」寶玉道：「怎麼人人的不是，太太都知道了，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？」

襲人聽了這話，心內一動，低頭半日，無可回答，因便笑道：「正是呢。若論我們，也有玩笑不留心的去處，怎麼太太竟忘了？想是還有別的事，等完了，再發放我們，也未可知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，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，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？只是芳官尚小，過於伶俐些，未免倚強壓倒了人，惹人厭。四兒是我誤了他，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，叫上來做細活的。眾人見我待他好，未免奪了地位，也是有的，故有今日。只是晴雯，也是和你們一樣，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，雖生的比人強些，也沒什麼妨礙著誰的去處。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，口角鋒芒，竟也沒見他得罪了那一個。可是你說的，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，反被這個好帶累了！」說畢，復又哭起來。

襲人細揣此話，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，竟不好再勸，因歎道：「天知道罷了！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，白哭一會子，也無益了。」寶玉冷笑道：「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，何嘗受過一日委屈？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豬圈裡去一般。況又是一身重病，裡頭一肚子悶氣。他又沒有親爹熱娘，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哥，他這一去，那裡還等得一月半月？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！」說著，越發心痛起來。

襲人笑道：「可是你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我們偶說一句妨礙的話，你就說不吉利；你如今好好的咒他，就該的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不是妄口咒人，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。」襲人忙問何兆。寶玉道：「這階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，我就知道有壞事，果然應在他身上。」襲人聽了，又笑起來說：「我要不說，又掌不住；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。這樣的話，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？」寶玉歎道：「你們那裡知道？不但草木，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，也和人一樣，得了知己，便極有靈驗的。若用大題目比，就像孔子廟前檜樹，墳前的蒼草；諸葛河前的柏樹，岳武穆墳前的松樹；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，千古不磨之物。世亂，他就枯乾了；世治，他就茂盛了。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，這不是應兆麼？若是小題目比，就像楊太真沈香亭的木芍藥，端正樓的相思樹，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，難道不也有靈驗？——所以這海棠亦是應著人生的。」

襲人聽了這篇癡話，又可笑，又可歎，因笑道：「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！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？就費這樣的心思，比出這些正經人來！還有一說，他縱好，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。就是這海棠，也該先來比我，也還輪不到他。想是我要死的了。」寶玉聽說，忙掩他的嘴，勸道：「這是何苦？一個未是，你又這樣起來。罷了，再別提這事，別弄的去了三個，又饒上一個。」襲人聽說，心下暗喜道：「若不如此，也沒個了局。」

寶玉又道：「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，不知你肯不肯？現在他的東西，是『瞞上不瞞下』，悄悄的送還他去。再或有俗們平日積攢下的錢，拿幾吊出去給他養病，也是你姐妹好了一場。」襲人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太把我看得忒小氣又沒人心了。這話還等你說？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，放在那裡。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，又恐生事，且等到晚上，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。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，也給他去。」寶玉聽了，點點頭兒。襲人笑道：「我原是久已『出名的賢人』，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？」寶玉聽了他方纔說的，又陪笑撫慰他，怕他寒了心。晚間，果遣宋媽送去。

寶玉將一切人穩住，便獨自便，到園子後角門，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。先這婆子百般不肯，只說：怕人知道，回了太太，我還吃飯不吃飯？」無奈寶玉死活央告，又許他些錢，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。

卻說這晴雯當日是賴大買的。還有個姑舅哥哥，叫做吳貴，人都叫他貴兒。那時晴雯纔得□歲，時常賴嬾嬾帶進來，賈母見了喜歡，故此，賴嬾嬾就孝敬了賈母。過了幾年，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婦。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。那媳婦卻倒伶俐，又兼有幾分姿色，看著貴兒無能為，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，兩只眼兒水汪汪的，招惹的賴大家如蠅逐臭，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。那時晴雯已在寶玉屋裡，他便央及了晴雯，轉求鳳姐，合賴大家的要過來。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，伺候園中買辦雜差。

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，住在他家。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，吃了飯，便自去串門子，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著。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，他獨掀起布簾進來，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，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，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，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，悄喚兩聲。

當下晴雯又因著了風，又受了哥嫂的歹話，病上加病，嗽了一日，纔朦朧睡了。忽聞有人喚他，強展雙眸，一見是寶玉，又驚又喜，又悲又痛，一把死攥住他的手，哽咽了半日，方說道：「我只道不得見你了！」接著便嗽個不住。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。晴雯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你來得好，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。渴了半日，叫半個人也叫不著。」寶玉聽說，忙拭淚，問：「茶在那裡？」晴雯道：「在爐台上。」寶玉看時，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，也不像個茶壺。只得桌上去拿一個碗，未到手內，先聞得油鹽之氣。寶玉只得拿了來，先拿些水洗了兩次，復用自己的綉子拭了，聞了聞，還有些氣味。沒奈何，提起壺來斟了半碗，看時，絳紅的也不大像茶。晴雯扶枕道：「快給我喝一口罷！這就是茶了。那裡比得俗們的茶呢！」寶玉聽說，先自己嘗了一嘗，並無茶味，鹹澀不堪，只得遞給晴雯。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，一氣都灌下去了。

寶玉看著，眼中淚直流下來，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為何物了，一面問道：「你有什麼說的？趁著沒人告訴我。」晴雯嗚咽道：「有什麼可說的！不過是挨一刻是一刻，挨一日是一日！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，我就好回去了。只是一件，我死也不甘心。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，並沒有私情勾引你，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！我今兒既擔了虛名，況且沒了遠限，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：早知如此，我當日——」說到這裡，氣往上咽，便說不出來，兩手已經冰涼。寶玉又痛，又急，又害怕。便歪在席

上，一只手攥著他的手，一只手輕輕的給他搥打著。又不敢大聲的叫，真真萬箭攢心。

兩三句話時，晴雯纔哭出來。寶玉拉著他的手，只覺瘦如枯柴，腕上猶戴著四個銀鐲，因哭道：「除下來，等好了再戴上去罷。」又說：「這一病好了，又傷好些。」晴雯拭淚，把那手用力拳回，擱在口邊，狠命一咬，只聽咯吱一聲，把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，拉了寶玉的手，將指甲擱在他手裡。又回手扎掙著，連揪帶脫，在被窩內，將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，遞給寶玉。不想虛弱透了的人，那裡禁得這麼抖擻，早喘成一處了。

寶玉見他這般，已經會意，連忙解開外衣，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，卻把這件穿上，不及扣鈕子，只用外頭衣裳掩了。剛繫腰時，只見晴雯睜眼道：「你扶起我來坐坐。」寶玉只得扶他。那裡扶得起？好容易欠起半身，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上拉。寶玉連忙給他披上，拖著胳膊，伸上袖子，輕輕放倒，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。晴雯哭道：「你去罷！這裡醜，你那裡受得！你的身子要緊。今日這一來，我就死了，也不枉擔了虛名！」

一語未完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：「好呀！你兩個的話，我已都聽見了。」又向寶玉道：「你一個做主子的，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？看著我年輕長的俊，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？」寶玉聽見，嚇得忙陪笑央及道：「好姐姐，快別大聲的。他伏侍我一場，我私自來瞧瞧他。」那媳婦兒點著頭兒，笑道：「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。」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，笑道：「你要不叫我嚷，這也容易；你只是依我一件事。」說著，便自己坐在炕沿上，把寶玉拉在懷中，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。

寶玉那裡見過這個，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，急得滿面紅脹，身上亂戰，又羞又愧，又怕又惱，只說：「好姐姐，別鬧！」那媳婦兒斜了眼兒，笑道：「呸，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，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訛來了？」寶玉紅了臉，笑道：「姐姐撒開手，有話咱們慢慢兒的說。外頭有老媽媽聽見，什麼意思呢？」那媳婦那裡肯放，笑道：「我早進來了。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著呢。我等什麼兒似的，今日纔等著你了！你要不依我，我就嚷起來。叫裡頭太太聽見了，我看你怎麼樣！你這麼個人，只這麼大膽子兒。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子，在窗下細聽，屋裡只你兩個人，我只道有些個體己話兒。這麼看起來，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。我可不能像他那麼傻。」說著，就要動手。寶玉急的死往外拽。

正鬧著，只聽窗外有人問：「晴雯姐姐在這裡住呢不是？」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，連忙放了寶玉。這寶玉已經嚇怔了，聽不出聲音。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，又急『又臊』又氣，一陣虛火上攻，早昏暈過去。那媳婦連忙答應著出來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著一個包袱。柳家的拿著幾吊錢，悄悄的問那媳婦道：「這是裡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。他在那屋裡呢？」那媳婦兒笑道：「就是這個屋子，那裡還有屋子？」

那柳家的領著五兒，剛進門來，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。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妥，只打量是他的私人。看見晴雯睡著了，連忙放下，帶著五兒，便往外走。誰知五兒眼尖，早已見是寶玉，便問他母親道：「頭裡不是襲人姐姐那裡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嗎？」柳家的道：「噯喲！可是忘了。方纔老宋媽說：『見寶二爺出角門來了。門上還有人等著，要關園門呢。』」因回頭問那媳婦兒。那媳婦兒自己心虛，便道：「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來？」柳家的聽說，便要走。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，二則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，也顧不得什麼了，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：「柳嫂子，你等等我，一路兒走。」柳家的聽了，倒嚇了一大跳，說：「我的爺，你怎麼跑了這裡來了？」那寶玉也不答言，一直飛走。那五兒道：「媽媽，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，留神冒冒失失，被人碰見倒不好。況且纔出來時，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。」說著，趕忙同他媽來趕寶玉。這裡晴雯的嫂子乾嗽著把個妙人兒走了。

卻說寶玉跑進角門，纔把心放下來，還是突突亂跳。又怕五兒關在外頭，眼巴巴瞅著他母女也進來了。遠遠聽見裡邊嬌嬈們正查人，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。寶玉忙進入園中，且喜無人知道，到了自己房裡，告訴襲人，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，也就罷了。

一時鋪床，襲人不得不問：「今日怎麼睡？」寶玉道：「不管怎麼睡罷了。」原來這一二年來，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，越發自要尊重，凡背人之處，或夜晚之間，總不與寶玉狎昵，較先小時，反倒疏遠了。雖無大事辦理，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，也甚煩瑣。且有吐血之症，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。寶玉夜間膽小，醒了便要喚人，因晴雯睡臥警醒，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，所以寶玉外床只是晴雯睡著。他今去了，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床外。

寶玉發了一晚上的獸。襲人催他睡下，然後自睡。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歎，覆去翻來，直至三更以後，方漸漸安頓了。襲人方放心，也就朦朧睡著。沒半盞茶時，只聽寶玉叫晴雯。襲人忙連聲答應，問：「做什麼？」寶玉因要茶吃。襲人倒了茶來，寶玉乃歎道：「我近來叫慣了他，卻忘了是你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他乍來，你也曾睡夢中叫我，以後纔改了的。」

說著，大家又睡下。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，至五更方睡去時，只見晴雯從外走來，仍是往日行景，進來向寶玉道：「你們好生過罷。我從此就別過了！」說畢，翻身就走。寶玉忙叫時，又將襲人叫醒。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，卻見寶玉哭了，說道：「晴雯死了！」襲人笑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？叫人聽著，什麼意思？」寶玉那裡肯聽，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。

及至亮時，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：「『即時叫起寶玉，快洗臉，換了衣裳來。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，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，故此要帶了他們去。』這都是太太的話，你們快告訴去，立逼他快來，老爺在上屋裡等他們吃麵茶呢。環哥兒早來了。快快兒的去罷。我去叫蘭哥兒去了。」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，一面扣著鈕子，一面開門。襲人聽得叩門，便知有事，一面命人問時，自己已起來了。聽得這話，忙催人來舀了洗臉水，催寶玉起來梳洗，他自去取衣。因思跟賈政出門，便不肯拿出□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，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。

寶玉此時已無法，只得忙忙前來。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，□分喜悅。寶玉請了早安。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。賈政命坐吃茶，向環蘭二人道：「寶玉讀書，不及你兩個；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，你們皆不及他。今日此去，未免叫你們做詩，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。」

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，真是意外之喜。一時，候他父子去了，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，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，回說：「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出來了，他就瘋了似的，茶飯都不吃，勾引上藕官蕊官，三個人尋死覓活，只要鉸了頭髮做尼姑去。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，也是有的，不過隔兩日就好了，誰知越鬧越凶，打罵著也不怕。實在沒法，所以來求太太，或是依他們去做尼姑去，或教導他們一頓，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。我們沒這福。」王夫人聽了，道：「胡說！那裡由得他們起來？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？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，還鬧不鬧！」

當下因八月□五日，各廟內上供去，皆有各廟內的尼姑來送供尖，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住下。來回聽得此信，就想撈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，都向王夫人說：「府上到底是善人家。因太太好善，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。雖然說『佛門容易難上』，也要知道『佛法平等』。我佛立願，願度一切眾生。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，家鄉又遠，他們既經了這富貴，又想從小命苦，入了風流行次，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？所以『苦海回頭』，立意出家，修修來世，也是他們的高意。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。」

王夫人原是個善人，起先聽見這話，諒是小孩子不遂心的話，將來熬不得清淨，反致獲罪。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，且近日家中多故，一一又有邢夫人遣人過來知會，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，以備人家相看；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一一心緒正煩，那裡著意在這些小事？既聽此言，便笑答道：「你兩個既這等說，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，如何？」二姑子聽了，念一聲佛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若如此，可是老人家的陰功不小。」說畢，便稽首拜謝。王夫人道：「既這樣，你們問他去。若果真心，即上來當著我拜了師父去罷。」

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，果然將他三人帶來。王夫人問之再三，他三人已立定主意，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，又拜辭了王夫人。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，知不可強了，反倒傷心可憐，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了他們，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。從此，芳官跟了水

月庵的智通，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圓信，各自出家去了。
要知後事，下回分解。